

生命寫史

· 田定忠 ·

血寫詩

你離家的時候，還是個大男孩，
除了一顆慷慨的心，
什麼行李都沒有帶。
是最壞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你從未想過未來，
未來卻早已將你安排。
你真的飛過，
五嶽三江雄關要塞，
只是，你卻飛不過，
人生許許多多意外。

飛將在，一直都在，只是青春一去不回來。
飛將在，一直都在，只是轉身家國已更改。
若非活得豪邁，怎麼能死得痛快，
可是很多人沒說再見，就永遠地離開。
比飛翔更難，是降落平安回來，
然而，最難的，卻是地面上無盡等待。

飛將在，一直都在，只是青春一去不回來。
飛將在，一直都在，只是轉身家國已更改。
飛將在，一直都在，只是不明白誰勝誰敗。
飛將在，一直都在，即使一切能重來，
我猜你所有選擇，仍不更改。



黑貓隊員於U-2型機前留影。

客廳置物架上的錄音機正播放著「疾風魅影——黑貓中隊」電影的主題曲「飛將在」，歌手非非低沈略帶沙啞的嗓音經由喇叭播出，整個客廳感覺被一股深邃濃厚的餘音瀰漫著，歌詞的悲壯意境彷彿穿透了五十年的時空，把聽眾的思緒帶回上個世紀東西冷戰的歲月，而歌手低迴的嗓音好似夾帶著人生際遇的滄桑氣息，給聽眾一股淒涼深沉的悲傷感。

在臺北松山區的一棟國宅，訪客推開大門進了客廳，映入眼簾的是簡潔幽雅的傢俱擺設，牆壁上除掛了幾幅屋主的家照片外，便是一幅顯眼的飛機在高空飛行的照片，那是一架美國洛克希德公司設計專門用來執行偵照的C-119型機。照片中飛機全身墨黑，機身略顯纖細，翼展平直薄長，飛機上方是一片近乎黑色的深藍蒼穹，而機頭前方的天地線是近乎圓體的弧線，整架飛機給人一種強烈的神秘感，像是一隻披著黑袍，飛翔在雲端幽靈。

櫥櫃的層板上也陳列著幾張站立在C-119型機前的人物照片，他們穿著的飛行衣有如笨重的太空裝，從裝扮上極易讓人誤認為是太空人。最顯眼的是一張當年共同出生入死袍澤們的合影照片，可以清楚地分辨照片中的

U-2型機飛行高空中。



每一個人，遺憾的是其中已有多人辭世。這些曾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及我國領袖器重的英雄人物，在歲月的流轉下逐一凋零，而在國內政治環境的變遷下，也沒有多少人記得他們曾經為國家做過的事，讓人感嘆這些英雄人物的際遇有如明代才子楊慎所寫的詞《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

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屋子主人是當年「黑貓中隊」經過無數征戰歲月後倖存的隊員，隨著時光流逝及歲月更迭，他也已邁入耄耋之年，身軀略顯老態，沒有了少壯時神采奕奕、容光煥發的外貌；但仍然胸膛挺立及保有一股堅忍剛毅的神態，看來應該是曾經飽嚙過世事的冷暖及生命的無常。

三年前電影導演楊佈新為了籌拍一部闡述黑貓中隊事蹟的電影，特別安排中隊隊員聚會，歌手非非在席間演唱了自己譜曲、填詞的「飛將在」，讓年邁的飛將們聽的個個老淚縱橫，從那時起他就喜歡上了這首歌，三不五時就會把CD片拿出來播放，百聽不厭。

老人雙眼半睜半睜地跟著音樂節拍輕聲地哼著，老人覺得「飛將在」譜寫的歌詞，好似就是為他的生命而寫，也像是替已為國犧牲袍澤所寫的墓誌銘。歌詞涵義蘊藏了少年英雄的抱負、對責任的執著、對生死的價值觀，字字句句都勾勒著老人內心深處的記憶，也在腦海中帶來了一波波的漣漪。音樂還沒結束老人已陷入了沉思，他的思緒回到了上個世紀的六十

年代前後。

「黑貓中隊」是二十世紀中葉東西冷戰美蘇對峙期間，美國中央情報局為了掌握中共發展核武及彈道飛彈的情資，同時中華民國亦在「反攻復國」國策及迫切需要美援挹注建設的情況下，雙方協商成立敵後特種作戰部隊，在「西方公司」的掩護下，分



黑貓隊員黃榮北烈士衣冠塚。



中共展示於北京的U-2型機殘骸。

別在新竹及桃園基地組建了第三十四及第三十五兩個中隊。其中第三十五中隊是由美方提供C-1型偵察機及照相裝備，中華民國政府則提供飛行員及後勤基地，以氣象偵察研究為掩護，以「快刀計畫」為代名，深入中國大陸西北省份偵察，主要的偵察地區是青海格爾木、甘肅蘭州、內蒙包頭、新疆羅布泊等核武工廠及基地，一趟任務飛行時間長達八、九個小時，飛行距離超過三千哩，整個作業流程

對外絕對保密。

C-1型偵察機外型如滑翔機，機翼翼展特長升力大，起落如遇過大側風，操作不慎時，即可能滾轉，落地操作不當，飛機也會發生彈跳或無法按預劃著陸。而在七萬呎高度巡航為零點七二馬赫（換成地速約為三百九十五哩），操控飛機時，空速只有十哩的裕量（飛行員稱為「棺材角」），超過則會造成超速或失速，導致飛機失控解體，因此，在高空碰到突發

狀況或遭地對空飛彈攻擊時，大多無法有效迴避而面臨死劫。

C-1型偵察機從臺灣起飛後，必須穿越東海才能進入中國大陸地區，飛機如果發生失事，其地點概約只有起降的基地、爬升或下降中的東海、中國大陸內地等三處。除了在本

島失事外，在東海海域或中國大陸地區失事的飛行員骨骸均無法尋回；海上殉難的烈士人、機均已沈入東海冰冷深淵，而在中國大陸地區殉難的烈士骸骨也早已隱沒於城鄉大地，無跡可尋。因此，碧潭空軍烈士墓園三尺黃土下埋葬的C-1英雄烈士忠骸，只有在本島陸地上失事殉難的三位烈士，其餘皆是衣冠塚。

黑貓中隊於一九六一至一九七四年成立期間，共遴選了三十位飛行員赴美受訓，完訓學員二十八員，返國後執行了二百二十架次以生命為代價的偵察任務，含中國大陸偵察任務一百零四架次。此期間C-1型機被中共地對空飛彈擊落五架，三員殉難、兩員被俘，另外任務遂行及訓練過程中，在東海及本島犧牲了七位隊員。

由於C-1型機是深入中國大陸西北軍事要域的高空偵察機，刺探的是中共軍武發展的最高機密，因此中共竭力反制。初期以米格型機追擊，然限於性能無法如願，後期從蘇聯獲得地對空飛彈後，對C-1型機的偵察活動產生極大的威脅。地對空飛彈營為有效截擊C-1型機，不斷改變陣地部署，並以「地質探勘隊」之名掩護移行行動。然而面對一路跟隨的死神，黑貓隊員沒有時間恐懼害怕，航行中

要處理的工作及顧慮的事務太多了，對於死神的窺伺與追擊已無暇顧及。

對C-130型機的偵察活動及敵我雙方的反制措施，國共彼此皆在鬥智，也進行了「高空氣象偵察」及「地質探勘」矛與盾的較量，一方是設法迴避地對空飛彈的攻擊，一方則是窮盡計策要把飛機打下來。因此，對C-130型機的飛行員而言，飛出去一趟是生是死沒辦法預料，不幸被擊落就算活著也不一定回得了家。

在恐共的時代氛圍中，政治上的意識形態造成的悲劇使人扼腕，黑貓隊員葉常棣和張立義分別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及一九六五年一月十日從桃園基地駕C-130型機起飛；但他們絕對沒想到這是一趟既遙遠又漫長的航程，二十六年之後，才回到桃園基地，結束了一趟五味雜陳、百感交集的感傷任務，除了時間漫長難熬之外，個人及家庭的際遇更是讓人唏噓與不捨。

在六〇年代整整十年中，美國與中華民國攜手合作，掌握了中共軍武發展的情報，雙方共同爲了遏止共產勢力擴張而努力。然而，弔詭的是一九六六年之後，中共成功研發原子彈及洲際彈道飛彈，一九六九年尼克森總統上臺，認爲中共已具有國際大國

影響力，必須重新評估美國對華政策。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尼克森政府表示「在七〇年代的國際政局中繼續孤立中國，並不能維持真正的和平。」美國最終在國家戰略利益的考量下，一九七一年展開「乒乓外交」準備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

在中美合作的十年期間，美國利用中華民國掌握了中共的軍備能力，最後美國卻爲了自身的利益而再次出賣了忠誠的夥伴及盟友，諷刺的是，美國研判中共軍武發展的情資是由中華民國軍人冒著生命危險深入虎穴獲得的。

隨著美國政府與中共政權的建交，美國決定終止西方公司的業務。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美國中央情報局終止了「快刀計畫」，C-130型機飛行員及他們「穿幕之旅」的事蹟，就此進入歷史的洪流中，他們的功勳被冷凍在中美雙方的國家機密檔案櫃中；而這些足以媲美好萊塢電影「間諜橋」的英雄們，也因任務的絕對機密性而三緘其口，以致他們的英雄事蹟不被外人知曉，也慢慢地被後人疏忽及遺忘。

隨著歲月的更迭，英雄已逐漸凋零遠去，以楊佈新導演爲首的文化人，千辛萬苦籌拍影片，他們要與時間

賽跑，希望把英雄們的事蹟及身影記錄在影片中，讓國人清楚地知道在那個東西方冷戰的大時代中，這一小群人爲自由世界、爲自己的國家做了什麼！

「疾風魅影——黑貓中隊」攝影師陳星宏在拍攝過程中最大的感觸，是覺得國人對英雄的觀念，就是永遠停在容光煥發、勳章滿胸的印象，卻不會在乎英雄垂垂老矣後，他的生活是什麼？也不在乎他們曾經爲了國家而義無反顧！

對於黑貓中隊，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克萊恩坦承：「在人造衛星的攝影足以涵蓋中國大陸地區的目標以前，我們有關大陸精良武器的情報，都是來自這些世界上最勇敢的飛行員所攝取的照片。這些照片對我們而言價值億萬美元，而美國對於這種情報作業得以實現的臺灣空軍機構及飛行員，欠著一份感激之情。」

當被問到國家對黑貓隊員的照顧時，老人轉過頭望著C-130型機隊員合影的照片，輕聲地說道：「做爲軍人我們只要求做好份內的事，我們從不後悔我們的選擇，大丈夫活得豪邁，也要死的痛快，爲了國家及榮譽，馬革裹屍在所不惜。」曾經在征戰路上重公義、輕生死的戰士，到了老年仍

然展現了軍人無畏的魂魄，與對生命的豁達。

訪客與老人的對話持續了兩個時辰，訪客從老人的故事中得知了這個群體中每個人對國家的熱愛及無私、對責任的擔當及無愧。他們是與上帝最接近的人，也是與死神不斷打交道的人；他們是義無反顧的一群人，也是書寫歷史的一群人。交談過程訪客的內心也跟著故事中飛機的起起落落而激情澎湃，在起身告辭的一刻，訪客從老人臉部眼神中，再次看到了一股英雄才有的虛懷若谷及剛毅果敢的神情。

附註：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D-2C型機運抵桃園基地。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鄒耀華少校在桃園失事殉難。
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陳懷中校在南昌被擊落殉難。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葉常棣少校在南昌被擊落被俘。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梁德培上尉在東海失事殉難。
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李南屏中校在漳州被擊落殉難。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日，張立義少校在包頭被擊落被俘。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王政文中校在臺灣東北海域失事殉難。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吳載熙少校在臺中失事殉難。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余清長少校在琉球海域失事殉難。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黃榮北少校在嘉興被擊落殉難。

一九六九年一月五日，張燮中校在東海韓國海域失事殉難。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黃七賢中校在桃園失事殉難。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

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美方知會國府將撤回D-2型機。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執行最後一次偵察任務。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美方終止快刀計畫。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九日，D-2R型機飛離桃園基地。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氣象偵察研究組解編。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日，中共釋放葉常棣張立義。

一九九〇年九月四日，葉常棣張立義返抵國門。

高空飛行員

· 余其濂 ·

我是高空飛行員

我，發動雷聲滾滾

驚醒矯健朝陽

照臨平田盡處

奏樂流水如華山崗

我，披襟當風

飛越彩霞無窮

曾扼落日舞青空歌嘯長虹

我，月夜露遊

猛追流竄星圖

一排火看它墜入煙霧悠悠

我，戀重霄夢幻片片浮動

綾、羅、綢、緞

機翼作剪氣流作線

裁製情感雲裳

贈那純潔少女

她，時時寄我懷念

我是高空飛行員

我，歡樂年年